萧山日报 2026年7月9日 星期四
责任编辑:李沅哲 校对:洪泓

萧山不一样 我说萧然故事

岁月不负 家和业兴

文/吴春友

“家和万事兴”这六个字,是我家最沉的压舱石。淳朴正直的家风,像老屋墙角的根基,默默扎进泥土;和睦温暖的家庭,像灶膛里不灭的火苗,焐热了岁岁年年。回望来时路,家风如春雨,细密无声,却把每一寸成长都洇得青翠;亲情如暖阳,不偏不倚,把一家人的日子烘得蓬松而亮堂。

可总有人觉得生活欠了自己一笔账,怨时运不济,叹怀才不遇。而我呢?生于困顿之年,长于动荡岁月,亲历过改革开放的惊蛰春潮,又欣逢新时代的浩荡东风,一路跌跌撞撞,一路眼见山河换装,心怀家风这盏灯,脚踩泥泞也踏实,终于过上了实实在在、热气腾腾的好日子。

如今,回望那些清贫却滚烫的日子,它们从不是旧伤疤,而是我一生最厚实的底色。

贫寒却温暖

1969年秋,我怯生生跨进小学门槛。潘老师站在黑板前,眼睛亮亮的,对我们说:你们生在新社会,长在红旗下,多么欢乐,多么幸福。父母也常在油灯下念叨:你们赶上了好年代,有饭吃,有衣穿,有学上,简直是掉进了蜜罐里,进了天堂。

可那个“天堂”呢?家,是条条搭架、毛竹压顶的草舍,风一紧,屋顶沙沙响,雨一大,地上摆满接漏的盆罐。

所谓“有饭吃”,不过是三餐粗茶淡饭——生产队全劳力一年分得两百多斤稻谷,碾成米,还得精打细算;冬天只吃两顿,锅里多是白菜、萝卜、番薯、玉米,熬成稀稀的粥,呼噜呼噜喝下去,肚里暖一阵,也就笑了。所谓“有衣穿”,是母亲踩着木制织布机,“咔嗒咔嗒”织出的粗土布,厚实却硬邦邦;一件棉袄从秋穿到春,冷暖全凭纽扣的松紧——扣紧了,缩着脖子扛寒;松开了,透进风,也透进日头。

至于“有书读”,也读得不安稳——那时不兴数理化,照样“干革命”,学工、学农、学军才是开门办学的正课。好在我生性安分,倒也不苦恼。书虽不多,但毛泽东选集、诗词和红宝书随手可得。他老人家公开发表的32首诗词,我竟像着了魔,一遍遍模仿赵忠祥老师那醇厚的嗓音,一字一句,抑扬顿挫,朗诵得有板有眼。

就在那样清贫的岁月里,我家却从未有过一声争吵、一记冷脸。父母一辈子勤劳朴实,面朝黄土背朝天,把日子过得像犁地一样,一垄一垄,不慌不忙。他们常挂在嘴边的话:做人要心怀感恩,待人谦和;居家要勤俭自律,和睦相处。彼此包容,相互体谅,遇事围坐商量,有难一起扛——这便是最好的家风,也是寒夜里最暖的炉火。

手表的故事

1978年7月,高中毕业,我走进全国高校统一招考的考场。十年苦读的洪荒之力,全押在那几张卷子上,可终究才疏学浅,离最低录取线差了4.7分,黯然落榜。那4.7分,像一根刺,扎在心里好多年。

下半年,我回母校代课,月薪30元。那时生产队一个全劳力每日工值不过八角上下,我到队里买过工分后,每月竟还能余下6元钱——莫小看这6元,在左邻右舍眼里,已是叫人眼热的小进项。

那年冬天,我萌生了买手表的奢念。不为别的,只为上课方便看时间,也好似手腕上一圈亮闪闪的“时来运转”,能让我扬眉吐气。可家里实在掏不出这份钱。我反复恳求,软磨硬泡,父母终于狠下心,把全家人盼着过年做盘缠的那头猪卖了,又跑到党湾公社娘舅家借了些,才凑足110元,买了一块上海产的“宝石花”机械表。

那天,大学下放来的恩师周冠杰老师,专程陪我去10公里外的瓜沥塘头百货商店。100多元钱,攥在手里沉甸甸的,放哪个口袋都不踏实,最后干脆捏在手心,汗津津的,像攥着一颗跳动的心。那份忐忑与郑重,恍如昨日。如今手表早已不知去向,可那幅画面——少年攥着钱,老师并肩走,秋风卷起衣角——却深深镌刻在记忆深处,怎么也磨不掉。

换了人间

光阴如梭,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去不返。泥泞的小路变成宽阔的沥青大道,低矮的草舍换成敞亮的别墅,窗明几净。智能手机、智能家电飞入寻常百姓家,高铁如织,物阜民丰。从温饱不足到衣食无忧,从乡村闭塞到四通八达,从谋生艰难到安居乐业——数十年光阴荏苒,山河巨变,烟火更新,我们的生活像换了人间。

日子好了,家风却从未褪色。时至今日,家中依然恪守着勤俭向善的老规矩。家人相处,敦厚和睦,像老树根系,盘结却舒展;待人接物,真诚友善,像门前那口井,清澈见底;做事为人,踏实笃行,像犁铧过土,一步一个印。

父母一生勤俭,即便如今生活富足,依旧珍惜每一粒米,敬畏每一滴汗。他们用言传身教告诉我:勤俭不是吝啬,而是对劳动的鞠躬;善良不是软弱,而是立身处世的脊梁;笃实不是愚钝,而是行稳致远的底气。

如今的好日子,看得见,摸得着。家电齐全,衣食舒心;闲暇时,我们出门远行,看山川辽阔,也静坐读书,养内心丰盈。父母安享接近三位数的高寿晚年,身板硬朗,吃睡香甜;晚辈踏实成长,正值而立,已在省直机关正科岗位上默默耕耘,像一棵小树,悄悄拔节。

岁月静好,烟火温柔。作为新时代的见证人,我常在梦中笑醒——家风润泽,家和万事兴;岁月不负,好日子常在。那笑声,落进枕边,也落进明天的晨曦里。

神清夏日长

文/黄建明

小暑已过,夏日的气息也愈发浓厚。关于节气,元代的吴澄曾编过一部解释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候关系的候历著作,书名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。印象最深的是,乃书中的一句话:“小满者,物致于此小得盈满。”意思是说到了小满这个节气,万物生长得稍微有些盈满了,但还没到彻底成熟的时候 。“将熟未熟”,所以叫“小满”。

“将熟未熟”的好,被看作是一种智慧,不必追求绝对的圆满,留有余地反而更好。这种极高明的生存智慧与处世哲学,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的目光和题咏。一位不知名的诗人作了一首《无题》:“花未全开月未圆,半山微醉尽余欢。何须多虑盈亏事,终归小满胜万全。”诗歌借小满之名,表达“未满”才是最好状态的人生智慧,常被视为小满的人生哲学写照。

小满诗词中流传最广的一首,是欧阳修的《五绝·小满》:“夜莺啼绿柳,皓月醒长空。最爱垄头麦,迎风笑落红。”仅用二十字就勾勒出夏夜美景,充满了生机与豁达 。

元代诗人元淮笔下的《小满》,道尽了江南小满,烟雨朦胧,充满水乡韵味:“子规声里雨如烟,润逼红绡透客毡。映水黄梅多半老,邻家蚕熟麦秋天。”

月盈则亏,水满则溢,盛极而衰,将满未满之际,才是最高的人生境界。

所以小满,是最好的意境,也是最好的圆满。

提到小满,萧山也有一间名为“小满时光”的店铺。也许它不为人所知。它的名字带着朦胧的美感,但正是这样,它牵引着你去走近它,这处乡村共富的文创空间,这处美学庭院。也许踏足在石板铺成的小径时,我们会产生一种“当时明月在”的感慨。正如月相未满,留白之处恰是想象与希望生长的土壤,展现出乡村诗意悠然的新生活。

这是时间里的一次回归,而这种回归的意义,在于似乎打开了一道时间之门,过去和今天,在这个特殊的地方得以融合交汇,而我们能够感受到时间的压力和重量。

养在深闺人不识。这也许是对于小满时光现状最好的描述,而这种寂静的好与坏,却又需要时间的过滤。

你看那口小池,你看那座小山。水是那份洗尽铅华的清新与纯真,带给心灵一种安适的宁静,真正的快乐无需奢华,深沉的幸福亦不必束缚,生命的四季是这样漫长而短暂,内心深处最真切的感动,或许只是彩虹尽头无声的等候;山是夭桃成片,修竹成林,佳果花卉遍地,飞出红霞吐锦奇,桃花胜景,霞光之下,风吹之时,不似悠扬雪作衣。

若说山水是小满的背景,那么古樟便是这背景中最深沉的灵魂。高大,叶茂,伸出巨大的手臂,向你展示蓬勃的生命力,像一位老者,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。

有那么一群人,在古樟下朗读,声音清脆如泉,语调深情。看朗读身影,有系着红领巾的少年,也有精神矍铄的老年人,更有风华正茂的年轻人。他们把一棵遗世独立的古樟,幻化成静谧、雅致的美好。

也有那么一群人,在小满时光,一茶、一桌、一角落,将喧闹的生活轻轻折叠,栖息在这方寸之间。也许,偶尔的烦恼,会在轻轻一笑中消除。生活的温度与诗意,也会在你的静坐中,自然而然地在心底产生。

我眼前的小满时光,是一群内心丰盈、自我悦纳的女子共同的家。她们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,一支曼妙的八段锦,一束花,一畦菜地,一捧向日葵,几道篱笆,几缕炊烟,看似平常,却有惊鸿一瞥、刹那永恒的美学意境。

这群有文艺气息的女子,会摄影,把山水之韵定格;会朗诵,把阳光轻轻洒落在心底;会八段锦,养生魅力与诗意表达完美呈现。她们在这里遇到了知音,暂别了日常的琐碎,以更纯粹的姿态,走向人生的圆满。

这里是绚丽的。山是绚丽的,水是绚丽的,古樟是绚丽的,房子是绚丽的,菜地是绚丽的,文化是绚丽的。绚丽的小满时光,山水执风,沁人心脾。

“薰风愠解引新凉,小暑神清夏日长。”斜日起微风,神清夏日长,一缕一缕的随风,一段不错的印痕。小满已过,连小暑也一并抛在身后,眼前便是热烈的夏,心怀期待,奔放的生命与未来的憧憬。

吃到深处文自美

文/胡传浩

读梁实秋先生的《雅舍谈吃》,仿佛摆在书桌上的不是书本,而是一盘盘、一碗碗热腾腾、香喷喷的美味,吃着味来,闻着香来,看着色来的佳肴。

梁实秋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散文家,也是文人圈、亲友圈中出了名的“吃货”。吃货谈吃,谈的是雅俗共赏,吃的是家常土菜,写得更是赏心悦目。比如说《豆腐》,常人看来最普通不过的豆腐,在梁先生说来却是中国食品中的瑰宝、舌尖上的乡愁:“在海外留学的人,到唐人街杂碎馆打牙祭少不了要吃一盘豆腐,方才有家乡风味。”梁先生吃豆腐,多是大众吃法。撒些盐,放些葱花,滴几点麻油,称为凉拌豆腐。以庄子所说的“以八千岁为春,以八千岁为秋”的椿,取绿而微红的椿树嫩芽,“摘下来用沸水一烫,切成碎末,拌豆腐”,便是香椿拌豆腐。而“一块老豆腐用铲子在炒锅热油里戳碎,戳得乱七八糟,略炒一下,倒下一个打碎了的鸡蛋,再炒,加大量葱花”,就起名“鸡刨豆腐”,活脱脱一块豆腐被鸡刨过的模样。梁先生应该也是个烹饪好手,写出来的文字就像是读给你听,娓娓道来的样子。

梁先生谈吃,几乎总是引经据典,讲得出来龙去脉,读来似乎是听了一堂课,让人增添新的见识。梁先生在《火腿》中说,火腿“也许是宋朝大破金兵的宗泽于无意中所发明”。宗泽的故乡离金华不太远,所以时至如今,“凡火腿必曰金华火腿”。而《东阳县志》有云:“所腌之盐必台盐,所熏之烟必松烟,气香烈而善入,制之及时如法,故久而弥旨”,这便是火腿的制作之法。梁先生还说到美国的火腿:“表皮上烤出凤梨似的斜方格,趁热切大薄片而食之,亦颇可口,唯不可与金华火腿同日而语。”在异国他乡的游子们,唯有借着“佛琴尼亚火腿”的滋味,怀念故乡的金华火腿。虽只是色香味略微相近,倒也算“聊胜于无”。

梁先生在《笋》中,更是把吃笋谈得妙趣横生。《诗·大雅·韩奕》:“其簏维何,维笋维蒲。”唐朝有专员管理植竹,《唐书·百官志》:“司竹监掌植竹笋……岁以笋供尚食。”苏东坡吟出“长江绕郭知鱼美,好竹连山觉笋香”之句,后来又传诵出“无竹令人俗,无肉使人瘦;若要不俗也不瘦,餐餐笋煮肉”。梁先生说:“春笋不但细嫩清脆,而且样子也漂亮,细细长长的,洁白光润,没有一点瑕疵。”古人也常用春笋来形容妇女手指的秀气美丽。《剪灯余话》描述道:“秋波浅浅银灯下,春笋纤纤王镜前。”春笋鲜嫩无比,无论是煎是炒,是煨是炖,无不佳妙。梁先生是杭州人,直夸笋是杭州的最好。有一年游西湖,先生在灵隐寺前面的一家餐馆进膳,对一盘冬菇烧笋赞不绝口,多年不忘。

梁先生谈吃,谈的多是平民菜谱,大众吃法,以通俗的笔法叙述。他在《韭菜篓》中说韭菜一年四季随处可见,其味强烈浓浊,故“恶之者谓之臭,喜之者谓之香”。一句话道尽韭菜属性。文中有一桩有趣的见闻:“有一年我在青岛寓所后山坡闲步,看见一伙石匠在凿石头打地基。将近歇晌的时候,有人担了两大笼屉的韭菜馅发面饺子来,揭开笼屉热气腾腾,每人伸手拿起一只就咬。一阵风吹来一股韭菜味,香极了。我不由得停步,看他们狼吞虎咽,大约每个人吃两只就够了,因为每只长约半尺。”在梁先生的笔下,这群山东大汉之吃得淋漓尽致、豪情万丈,简直像是从《水浒传》中走出来的梁山好汉一般。再谈菠菜,据说是唐太宗时从西域来的“舶来品”。《唐会要》记载:“太宗时尼波罗国献波棱菜,类红蓝,火熟之,能益食味”。菠菜软嫩可口,而且富铁元素。菠菜吃法很多,凉拌菠菜就很爽口,适宜夏天食用。在《菠菜》一文中,梁先生还细致描写了菠菜汤的做法:“下锅煮,半熟,投入一些猪肉丝,肉丝一变色就注入芡粉汁使之调和,再加适量的醋,最后撒上胡椒粉。”如此,便得到了一碗“酸溜溜、辣兮兮”而“别具风味”的汤菜。到了秋天,栗子上市的时节,梁先生则会去杭州西湖烟霞岭下翁家山,尤其是满家弄附近,嗅一嗅“特别香”的桂花,也在路边小店里,来上一碗桂花煮栗子。先生的好友徐志摩,也将吃“煮栗子”视作人生“一大享受”。

梁先生的《蟹》更说得透彻。蟹是人人喜爱的美食。秋高气爽的时节里,“任何湖沼溪流,岸边稻米高粱一熟,率多盛产螃蟹”。民间有个说法,叫做“七尖八团”。这是说,农历七月适合吃雄蟹,八月则吃团脐的雌蟹。而每逢这个季节,梁先生家总要大吃几顿,每人两只,一尖一团。打来花雕酒,学着《晋书》里头的名士:“右手持酒杯,左手持蟹螯,拍浮酒船中,便足了一生矣!”

梁实秋先生不愧为散文大家,吃到深处,滋味出来,文章也就美了。《雅舍谈吃》距今已近一个世纪,读起来仍似昨日,令人无比享受。